

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為間體究
踐履實地用功多少次第多少積累正與空虛
頓悟之說相反

如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
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
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必
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
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
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

耶若如世儒之論知行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

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為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為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為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

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溫清之節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奉養之宜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
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
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
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
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
晦菴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
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
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未免
已啓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

本心遂遺物理之患也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即物窮理
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
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為二
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
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
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如果在親之身
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
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

身歟抑在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
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
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
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
析心與理為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為二此告
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

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
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
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

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
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
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
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
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
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為一物
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
訟為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

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

隨事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實去致良知
便是誠意着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
便是正心着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
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
必更說忘助

修齊治平總是格物

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
修道之為教可也謂修道之為學亦可也自其

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
之修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

未發之中非專指靜時言就發之時此心不為喜
怒哀樂牽引汨撓明覺寂然不動即所謂動亦
定者也若有牽引汨撓即是動於氣動於欲矣
既有動則其所發必不和故未發之中即是發
而中節之和中節之和即是未發之中無動無
靜體用一源者也

舜察邇言詢芻蕘非以邇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

然也乃良知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碍遮
隔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著意必其知便小
矣

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
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為
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為論說者要皆知行
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
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為知者分知行為兩事而
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中庸謂知耻近乎勇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良
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耻意氣
不能陵軋得人為耻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
得為耻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
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今乃反以不能為
可耻正是耻非其所當耻而不知耻其所當耻
也

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
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皆所以明善而為誠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則是不誠平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繆矣

問思辯行皆所以為學未有不學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

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厚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辯辯即學即行也辯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辯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

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
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
之辯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
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心理合一之
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也
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謂如神謂可以前
知猶二而言之蓋推思誠者之功效也若就至
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
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
聞多見為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
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
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
病而非以是教之為學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
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
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
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

君子學以為己未嘗虞人之欺已也恒不自欺其
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已也恒自信其良
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務自
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偽而誠
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
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
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
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
自信而誠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

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
可以前知者也

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
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
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
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
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時時用必有事工夫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即須
勿忘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即須勿助其

工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
撕警覺而已若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
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若不於必
有事上用功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
正如燒鍋煮飯鍋內未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
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甚麼物來吾恐火候
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

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賸而索隱弊
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

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
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
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
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
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
右逢原乎何有

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
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也

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良心

萌動處使之從此培養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須更說夜氣却是得兔後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之矣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是就人之良知發見真誠惻怛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動靜語默之間事君處友仁民愛物以至天下之事千變萬化皆是致此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即自然無不是道更無遺缺滲漏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

上蔡何思何慮之問與伊川所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

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
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
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
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
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
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
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
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則是自然在學者分上
則是勉然伊川却是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

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
之有未盡矣

學於古訓乃有獲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口耳義
襲而取諸其外也乃如古訓而學其所學默而
成之不言而信而有得於心之謂也孫志務時
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
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
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
息也

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踈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

君子之論苟有異於古姑毋以為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然後從而斷之則辯之明析之當在我者有以得其情矣

誦習書史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尚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

所宜汲汲矣

凡看經書要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為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為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盖有反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覺者矣

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超於勝心者先輩號為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

除耳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若魚醪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惜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

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爲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

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

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

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矣

眼前路逕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

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可矢之而已
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若且依子路認
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
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
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腦頭處

舜之不告而娶非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
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也
武之不葬而興師非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
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

為此也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
宜不得已而為此耳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
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
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
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
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
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

顏子三十二而卒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
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

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
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
辯哉

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
心是助的病緣他以義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
義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
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
於言不得於心之弊乎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

是以為論愈詳而其意益晦

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
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
求是捨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
繆乎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
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
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
言有以亂之也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為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

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

象山陸氏之學純粹和平若不逮於周程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

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群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弗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

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
賢者不免焉

心猶水也汚入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
世儒既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
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
垢以求明者也

子美太白有造道之資而不能入於賢聖者詞章
綺麗之尚有以羈縻之也

張黃諸葛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

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
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傳周召
矣

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
於道悟真篇後序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
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
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
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
人如老子彭錢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

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
學中所稱述以為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
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
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
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
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
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

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
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為用耳

問冲舉有諸先生曰盡為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盡
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
育矣

氣弱多病之人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
之學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神住氣住精住而
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學者不宜輕
信異道徒亂聰明靡廢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為

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

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

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

其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爾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徃徃闕漏無歸依違徃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

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
竇逕踏荆棘墮坑塹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之下
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
之罪哉

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此語有病只養生二字便
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
中不免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又逐之
也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

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與平之習聖學幾於息
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
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
友之道也夫一人為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
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為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
人為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
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
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
者也

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撒虎皮
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
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
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
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
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知從而求師
也

今之習藝者有師業舉者有師至於性分之未明
則不肯以從師夫技藝之不習不過無養生之

術舉業之不習不過失進身之階耳已之性分
有所蔽悖是不得為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
何哉

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
於學顧隨俗同汚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
無是理矣

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
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
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已之長攻人之

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為直挾勝心而行
憤嫉以圯族敗羣為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
無益矣

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為後人聰明識見不及古人
大抵多由勝心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
之已足矣而又務為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
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
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
罪也

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為今時朋友相與必
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
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
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

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
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
又何居乎

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
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授

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為德而反以
為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
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
之以其說是故為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
格不勝之患而且為君子愛人之累

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
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
答仁孝也孟子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
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
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覺於天
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
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
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故已
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分
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
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為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

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為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為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特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傷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

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為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

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為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其為異也

君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能行後之論學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

議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為不可為雖高明特
達皆以此學為長物視之為虛談贅說亦許時
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者真所謂空
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况其章逢而來者寧不
欣欣然以接之耶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
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
其真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
者且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為也
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者皆可以為

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可也若在我
之所以為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
矣

古人之學切實為己不徒事於講說書札往來終
不若面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
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無病而不知心病之已
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可以不
察也

議論之際必須謙虛簡明為佳若自處過任而詞

意重復却恐無益有損

近來學者與人論學不肯虛心易氣商量是當只是求伸其說不知此已失却為學之本雖論何益又或在此徒聽說話不去切實體驗以求自得只逢人便講及講時又多叅以意見影響比擬輕議儒先得失若此者正是立志未真工夫未精不自覺其粗心浮氣之發使聽者虛謙向學之意反為蔽塞所謂輕自大而反失之者也用功習熟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

其源五耳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倉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華美太發露耳

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力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雖比往時支離

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
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窠
臼中反為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伶俐此君子
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師友時時講切自
然意思日新

陽明先生則言上

